

美國報業剖視

柯塞爾斯基著

于友譯



美國報業剖視

柯塞爾斯基著 于友譯

中外出版社

美國報業剖視

ПЕЧАТЬ АМЕРИКИ

著者 Сергей Козельский

譯者 于 友

原出版者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譯本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北京西長安街甲二十三號)

印刷者 公益印刷廠

(北京朝內新鮮胡同丙四十三號)

原書刊期 1949年

譯本刊期 1952年1月

★有版權★ 京初(1—2000)

目次

一 謠言工業·····	一
二 組織、方法與手段·····	三四
三 「大亨」與「大王」·····	七六
四 謠言刊物·····	一〇七
五 「第二美國」的報業·····	一二四

一 謠言工業

你爲什麼沉默不言

一九四七年初夏的華盛頓像往常一樣，苦於蒸籠般的炎熱。日本櫻花的樹葉都下垂了，大戰期間，櫻花曾被改名爲『中國花』，可是當麥克阿瑟將軍的頑強的一踏進東京，又很快就恢復了以前的名稱了。

在卡庇托爾山上美國國會在酷烈的陽光中烤着，這國會包在像結婚時用的大的甜饅頭似的建築物裏。

街上爲炎熱所苦的人們匆匆地走着。制服、臉、頭都濕透了汗。心情都朝同一個目的：拖着發脹的腳走向附近的咖啡館，喝一高杯冰凍楊梅的蘇打水。所有這些軍人、富人、官員與地方政客中的來人都感到昏昏沉沉：這是由於熱，由於疲勞，由於想到生活昂貴，正在到臨的危機，未來一九四八年政府機構中的變動，八千萬始終如謎樣的選民羣衆心情的可能的波動等而發生的困惑思想。

頭腦昏沉的道理就在這裏。

一千七百五十種日報爲成千百萬人饕餮謠言，美國憲法——在紙面上——是給了後者以決定這巨大國家命運的權力的。謠言附加着歪曲，歪曲又參雜以一些真相。

甚至於像「幸福」這樣極保守的雜誌，很早以前就發表了一個調查的結果，它顯示有百分之二十七的讀者並不信任報紙，另有百分之七對於報紙是否誠實報道事實表示「不知道」。

在炎熱的街頭與在旅館裏有冷氣的房間裏的政客們都在思量，當謠言像布袋裏的錐子一般地敗露，而錐子又爲成千百萬人看到的時候，事情會變得怎樣。政客們感到恐懼，而恐懼引起着冷靜。……

在卡庇托爾灼熱的圓頂屋之下，參議院的會議室炎熱異常。反動的反勞工的塔夫特——哈特萊法的草案正在進行辯論。這個法律要使一千五百萬有組織工人，以及他們的家屬五千萬人，剝奪掉過去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在美國成長的期間他們所獲致的一切權利。俄亥俄州參議員塔夫特像一個肥胖的天主教神父，企圖用他那雙肥大的手把美國倒拖幾十年，回到羅斯福的改革、與華格納進步的勞動法以前去。

順便說一說，塔夫特法中間講到，今後像合作社與工會之類有組織的公民團體爲了社會服務而辦的機關報都不准刊佈關於政治的文字。這種機關報的社論甚至連對這個或那個美國總統候選

人都不容表示贊成或反對，否則將受嚴重處罰。所有這些只有那些爲私人企業主營利而辦的報紙才能加以論述。

爲然所苦的，漠然的參議院書記既無同情，又無不滿，以幾乎連逗點都不分的單調聲音唸着塔夫特法案。這正是爲那些迄仍殘存於美國的自由報紙所作的臨終禱詞。從此，向成千百萬讀者「報道」的，以謠言與誹謗迷惑他們理智的專有權利就屬諸於，說的好聽些，那些商業報紙了，這程度到目前爲止還只百分之九五——九七——九九，以後就要百分之一百了。

塔夫特毫不生動但是諂媚地宣稱，有組織工人權力的縮減將必然引致民主與完全的「個人自由」的茂盛與復興。

成百報紙與三大通訊社數以百計的訪員們用手背擦了擦額上的汗，狂熱地記錄着塔夫特的言詞。這位參議員的「金玉良言」的出現在報紙的第一版上甚至比他匆匆地國家與脫去他因爲在國會裏用力而濕透了的襯衫還早。記事本上的紙沙沙作響，削尖了的鉛筆迅速地劃着與折斷着。

突然所有報界的弟兄們都鬆弛起來。鉛筆收進了衣袋，記事本懶怠地折攏起來。成百對眼睛都注視着天花板。

佛洛利達州民主黨參議員克洛特·裴柏走上了參議院的發言台。他將抨擊塔夫特法案，但是所有的訪員們都知道，他們的報紙對他所說的，幾乎一個字也不會發表的。還是歇一下吧，想

想熱，想想即將到來的假期，想想釣魚，或者逕自想想蘇打，杜松子酒與檸檬合成的冷飲吧。

至於說參議員裴柏說的是國會與其對想像中的「工會的壟斷」，還不如對大壟斷勢力進行調查。他明白指出那些大公司——「通用電氣公司」「美孚油公司」「巴許與隆勃公司」等托辣斯掠奪美國，並由於與一些法西斯的康采恩訂有卡迭爾協定，在戰時會破壞國防。裴柏指出，塔夫特法只對這些人有利，而且事實上就是這些人寫下的。

參議員裴柏說：「如果百分之九十的報紙——它們對已故的羅斯福還濫造謠言——沒有壟斷勢力的控制，如果人民都知道與明瞭真相，那末我們今天的美國一定比較好，人民比較今天要富裕幸福。」

間或有人用鉛筆單調地在記事本上寫些什麼。其餘的還是平靜地把手腕在衣袋裏。……誰也沒有記錄這個演詞，參議員愛爾伯·湯馬士稱呼這個塔夫特的產品為「奴役勞工法」。他指出，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起初都施行這種法律，然後就逕直施行「棍棒法」的。

記者們開始朦朧入睡了。

維爾蒙州的共和黨人，參議員艾鏗說到報界為塔夫特——哈特萊法發動宣傳運動的動機：

「我們突然遭逢着國會某些時候會遭到過的強烈而耗費巨大的惡毒的宣傳。……我不是說工會所進行的宣傳。……我說的是花費成百萬金元的那些宣傳。老實說，對宣傳花費至少成億萬

元，我並不驚奇。去年春季我曾向參院報告，「全國製造商協會」光在三月份一個月間在報上登反對勞工的廣告進行的宣傳就化費了二百萬元。」

記者們對着燈光閃閃眼睛，打個呵欠。參議員講着，講着，這成百名記者可始終如一，誰也不在聽他的話！

幾小時之後街頭攤上出現報紙了。爲炎熱所苦的人們讀了讀踏滿第一版的標題。它們的意思（帶有變化）是「破壞策略阻滯了關於工會新法律的表決」。塔夫特的演詞用最顯著的地方刊載着。反對者的理由隻字不提：它還說他們就是「破壞」，在有些社論裏還提到「紅色的胡椒」。

（按裴柏英文原字與英文胡椒同，報紙如此說意在戲謔。）

全美有一個七百五十家報紙每年在廣告上從工商與金融業方面獲得二百萬元，這筆錢就靈息了裴柏、湯馬士與艾鐸的呼聲，並作了塔夫特與他的同謀者的傳聲筒。因此大多數美國人民也就不知道一九四七年夏初炎熱的日子裏卡庇托爾圓屋頂下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反動的塔夫特——哈特萊法通過了。杜魯門鑒於一九四八年的大選，對它施用否決權，做個姿態，但是國會於複決中像丟一張廢紙一般把總統的否決拋開了。美國其餘的那些自由的報紙從此給戴上了口罩。如果塔夫特法嚴格施行的話，各工會與社團的報紙也就不能對政治問題張嘴了。你只能從資產階級的報上知道，這個新法律是保護「上帝的國家」

的民主的國會圓頂大廈所獲致的堅固支柱。

由於集中而苦悶的壟斷資本攻擊着一些美國進步的報刊。作爲獨創的「創創者的工會」的「全國製造商協會」是領導這種進攻的總參謀部。「製協」由屬於幾個金融與工業大王的幾十家最大的公司壟斷勢力統治着。喬治·賽德斯會寫道這些大王一共二十個，裴迪南·倫德堡斷言它們一共六十家，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羣爲數不多，而掌握巨大資源的人們有系統地吞噬着美國人民的命運與幸福。這一羣人掌握着原料，工廠，機器，銀行，國會，法院，行政機構，陸海軍，學校，與少不了的報刊。

十一人委員會

參議員湯馬士於關於塔夫特——哈特萊法的辯論中曾揭露，「製協」有個所謂「特種會議委員會」的機構領導着反對有組織工人的運動。它是壟斷資本「總參謀部」的一種「軍事會議」。報刊對於湯馬士參議員的這個言論隻字不提。這是不用驚奇的，因爲這委員會擁有充分權勢，任何報紙的出版者胆敢不順它的意，稍稍提到它的存在，也就可以要他的命。參議員的這個極重要的揭露沒有一家美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包括平時就不登這種暴露的一些自由主義報刊在內，加以

『注意』。按美國人的說法，這就是不拿燙痛手指的『熱馬鈴薯』，明哲保身。換句話說，爲了怕狼不進森林去。在美國許多人記得這成語，而且在可以進出於公園路華麗飯店之門的情形之下也就根本不必去森林了。

舒適地呼吸下新鮮空氣之後，電梯把我們載到上面一層樓。那個肥胖的高等攬客在電梯進口處把帽子丟給了女侍，還在她臉上噴一口香煙的煙。一個帶着一付恭順相的僕歐提着一個大文件箱似的皮包跟在牠後面。女侍脫出了噴來的煙。又往上升去，上面有一層的走廊裏空空如也。在綠色的圓形燈光之下，坐着一位值班的女工。她聽了聽公寓裏四號房間，那裏她死也不敢進去，她猶疑地聳了聳眉毛。房間裏並沒有人住。那裏有人在開會。和值班女工一起迅速走去的該是開會的人之一、十一人之一！

這十個大托辣斯使用着一百三十萬人的勞動，每年支付着總數達二十四億元的工資，而他們的資產爲數達一百三十五億元之巨。

這十一個人的名字對於支配者與下功夫研究一下國會的報告書的人都是熟悉的，他們代表着下列這些美國商業巨擘：『美國電信公司』，『伯利恆鋼鐵公司』，『杜邦公司』，『通用電氣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固特異橡膠公司』，『國際收穫機公司』，『歐文信託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美國橡膠公司』，『威斯丁豪斯電器公司』。

這十一個人代表着那些擁有生產數以百萬計的電話機，電線，數以百萬噸計的鋼，成百萬輛汽車，車胎，農事機，汽油，油池，各式美觀電器的製造業的人們。

屬於他們的有南美用半奴隸工作的一些銅錫礦，陽光普照的熱帶上的椰子園，麥考米克的巨大的農事機廠；這些人手裏擁有數以千計陷於困境而由「歐文信託公司」貸款的人們的房屋與田地的最初的抵押書，擁有掘鑿塔與輸油管，在斯塔尼克塔特等地的巨大而秘密的實驗室；警察與法院，各州的政客與國會議員，最後，還有美國的陸海軍。富豪公廨門前有偵探徘徊着。他週薪五十元，小費還不在內，他就負責保護那閉門開會，決定那些關係成千百萬人生死問題的十一個人的；不用置疑的，成千百萬人對於這個「特種會議委員會」的依存關係大於歷代屬民對於權力無限的君王的關係。

這十一人實際上起擬了塔夫特——哈特萊法的草案。按這法律對於五千萬有組織的美國勞工是無比嚴重的威脅。它要封住那些為數不多的進步報刊的嘴，它們至今在奮鬥，在揭露那些直接間接聽命於凶惡的「委員會」的事物。這十一人鼓吹過「杜魯門主義」，設計過「馬歇爾計劃」。所有旨在對國內勞動者進行殘酷鬥爭與在國外進行無法無天的帝國主義擴張的美國內外政策的「實質」都出於他們。

「委員會」的十一個委員代表着「一萬六千家公司」、「全國製造商協會」會員中的最大的鯨

魚。事實是大魚支配着中魚，中魚支配着小魚。因此這十一人的聲音就是「製協」整個政策的基調。

至於「製協」在宣傳上化多少錢，也許可由下列事實斷定：當「製協」會議時，「對外聯絡部」曾有一個四百七十萬元的經費預算（按「製協」的「對外聯絡部」就是負責宣傳的——譯者）。

這個集團完全操縱着那每年在商業廣告上得款三十億元的美國資產階級報紙。「製協」就用這三十億元，通過自己的附屬機構——「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統制着報紙。對他們說來，統制報紙是毫不困難的，不是嗎？報紙老板們本人就是大資本人！

有組織的腐化

事情是完全明顯的：爲了使這些錢能真正影響報紙，能按着「製協」所擬訂的政治路線指示它而一無偏向，這些報紙就必須分佈在便於領導，而且與壟斷資本的巨頭們具有有機聯系的一些中心。

在格蘭特火車站附近，矗立着「格華伯」大廈。這裏設着美國四家最大的廣告社之一——「

喬治·華爾特·湯普生公司」。它佔了大廈好幾層。「湯普生公司」內工作着好幾百個各式廣告的專家。作家、畫家、攝影師、標語作家，他們都實質上作着「真相的修飾者」。他們的責任就是使得人們不是購買一些他們不必需的東西，就是買一些不值他們所付代價的東西。這也就是好幾大學設專系研究的整套學問。

「湯普生公司」全年經費預算達八千二百萬元，它把這筆錢按着報紙的銷數與「威信」成比例地分配給它們。公司有權給與不給廣告。但是它不單是廣告戶的代理人，它是他們的政治顧問，特別是在與勞工之間的關係上。「湯普生公司」的董事們同時是最大的工業與金融康采恩的董事們。他們手裏有的不僅是給報業的錢，還有在領錢者們心目中的權威。

「湯普生公司」的董事之一被稱為一家生產專賣藥品的公司總經理（光是這企業全年爲了廣告支付三億五千萬元）。他被問起爲什麼在他大部分廣告戶所讀的這張報紙上廣告公司不登廣告，廣告公司的董事耐心地教訓他的廣告戶說，最近那張報紙的一位評論員述員在對於業經提出的勞工立法採取了曖昧的立場，爲了廣告戶的利益它該在社論內明確表示立場。「老朋友，這報紙必須回向右轉，同時這期間你最好不要去登廣告。除此以外，你記住，兩年以前，這報紙曾登過短評，主張政府應進行一些對付生產專賣藥品的公司（說起來，就像你的那種公司）的事情，它還說，這些公司要使顧客們上當，說藥品不僅沒有效用，而且是有害的。……你說令人生氣不生

氣？……自然，……其餘的報紙都緘口不言，就是這……」。如果這個做錯了的評論與述員一直不「更正」，不被報館解職，編輯部不中止發表非所希望的評述，這報紙就一直得不到廣告。

「喬治·華爾特·湯普生公司」描繪一些圖畫，有的是芥末出現在多汁而可口的牛排上，芥末的塗在牛排上是因為他們的廣告戶們不是賣肉的，而是賣芥末的。對於肉類托辣斯他們畫一塊漂亮的牛排，而芥末瓶就隱而不顯了。

「喬治·華爾特·湯普生公司」擬製廣告標語，有一句最流行的廣告標語是「我抽駱駝牌香烟，步行一哩，若無其事」，其實，這種香烟與其他數以十計的類似的烟什麼差別也沒有的。

「喬治·華爾特·湯普生公司」為抗腐葯劑撰述廣告文章，把這種葯劑說成能治從咳嗽到喉嚨發癢，從流行性感冒到口臭各種疾病的萬靈葯。

「喬治·華爾特·湯普生公司」出賣出品，同時收買報刊。

有四個這類最巨大的廣告社——「喬治·華爾特·湯普生公司」，「楊·羅辨臣公司」，「H·B·歐爾父子公司」，「巴金·巴爾敦·吉爾斯丁與奧斯朋公司」全年經費總數達二億五千萬元。它們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收買所有美國最有影響的報紙與刊物。

任何美國的報紙如果不想或不能像有些進步的與作為工會機關報的報紙那樣，從讀者那裏獲得直接的經濟支持，沒有廣告就不能存在。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芝加哥的百萬富翁馬歇爾·費爾德曾創辦『芝加哥太陽報』與『下午報』。這些報紙完全不登廣告，不過他們認為對於消費者有用與有利的貨品，他們就免費推薦。結果麥考米克上校所僱用的流氓毆打販賣馬歇爾·費爾德的報紙的賣報亭與報販。馬歇爾·費爾德爲了這張不登廣告的報紙賠累了幾百萬元。他的報紙只有一些精神上的收穫。它們會自由思想的一個通風口，可是這口小得很，在紐約報紙總銷數六百萬份中間，沒有廣告的『下午報』只佔百分之二·七。在芝加哥，『芝加哥太陽報』的情境好一些，不過它在那裏也還是不合算。結果一九四六年，馬歇爾·費爾德宣告，他『決定改變那些報紙的政策了』，以後將接受一些納費的廣告，他同時爲了這一點向讀者保證，這種納費的廣告『決不影響報紙的編輯政策』。了解真相的讀者不禁懷然失笑。商業性的出版物不要商業廣告的意圖終於以失敗結束了。營利報紙不登商業廣告出不了的原則又一次證實了。換句話說，不管在會議上與筵席上新聞自由這種假想的自由被說的如何天花亂墜，報業經營者是自由不了的。所有美國新聞記者都從經驗中了解，他所服務的報紙的編輯政策，首先由『財務部』或『經理部』，然後由總編輯支配的。這種實際情形是如此盡人皆知，『美國記者公會』裏的酒吧間裏早已置之不談了。只有那些新會員在喝過兩杯威士忌之後，結結巴巴地談論它，還不禁哈哈大笑，像笑那一個在天文學者的會議中鄭重指出地球環繞太陽旋轉一般。出版業在美國早已成爲『大企業』。過去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報紙的發行人還不是大資本

家，因此在有些場合，還能够竭力採行自由的政治路線。但是這種努力不免與廣告資本家們發生矛盾，這些資本家們實際上掌握了（而且現在掌握着）任何一種商業性（即爲營利而辦的）報紙的預算中三分之二至五分之四的收入。

報紙的依附於登廣告的人們，可以說由來已久了。

現在要辦一張大報，就得投資幾百萬元。因此，掌握報紙的人不可避免地是大資本家。他的利益是與給他以廣告的人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之間不會有原則性的政治紛歧。舉例說，廣告戶無須要求報紙出來爲大公司的納稅額降低發言，因爲這事情對報紙發行人本身就是有利的。

發行人與廣告戶之間「黨派性的」政治爭執也不會有的。「通用汽車公司」的共和黨老板心甘情願地給民主黨報紙以廣告，因爲稍稍有些預見的人都早已知道，兩大黨——民主黨與共和黨——都是壟斷資本的黨，它們之間的差異只是口號的形式，只是策略上的少許出入而已。一方面有國會裏在塔夫特——哈特萊法的問題上民主黨與共和黨的一致投票，另一方面有所謂「兩黨」外交政策，這些情形都正好是羅斯福的有一句話的明證，他說過，兩黨猶同兩隻貼着不同商標的空瓶子。兩大黨的報紙也像一些商標不同的瓶子，裏面灌的酒是一種。

但是報紙老板與廣告戶之間的觀點的一致並不意味後者對報紙已不施什麼壓力了。每一個廣告戶有他的私利，他要保護，不容許收他廣告的報紙有所損害。廣告戶對報紙施用直接壓力的範